

法王路易十四與中國風尚

周功鑫

十七世紀時歐洲國家不論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或後來的荷蘭、英國及法國，開拓殖民地或尋求貿易壟斷，皆源自當時國家主義——重商主義下的經濟政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重商主義的經濟政策，原是當時西歐國與國之間，各自求生存發展的政策，也是一種封閉式的政策，然而不論島國或臨海的這些歐洲國家因深諳海性，藉向外拓展貿易或殖民地，達到其重商主義的作法，同時也成就了十七世紀東西貿易與文化的交流。

歐洲各國向遠東貿易拓展，主要目標是中國。但是除了葡萄牙人在澳門擁有貿易據點外，不論荷蘭、英國皆無法直接與中國貿易。然而法國卻能以文化直接進入中國政治核心——王室，而且是由法王路易十四一手主導。

十七世紀時，英國人及荷蘭人在遠東所拓展的殖民地及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功貿易造成法國極大的壓力。路易十四雖於一六四三年五歲時繼位，但是直到一六六一年路易十四二十三歲時樞機主教馬薩林過世，才正式掌權。路易十四主政後，

積極作為，其中有兩項建設關係到中、法關係發展，一是於一六六四年八月成立法國東印度公司；一是於一六六六年創設法國科學研究院。尤其一六六六年法國科學研究院的設立，成了後來法王路易十四與清帝康熙關係建立的最大媒介。

一六六六年之前歐洲科學中心在羅馬的羅馬學院（Collegio Romano）。羅馬學院培養出不少著名的耶穌會士諸如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以及德國耶穌會士湯若望，皆出自羅馬學院的訓練。

耶穌會士與科學的關係，實來自耶穌會士的養成教育。耶穌會成立於一五四〇年，遠地傳教為該會宗旨之一。耶穌會士以「學識」為其傳教手段。為便於傳教，每位會士皆須接受嚴格的修業訓練。除需研習神學與哲學外，還得精研文法、修辭學、倫理學、算術、幾何學、天文學、與音樂。會士們除具人文素養，並精通科學。因此，十七世紀以前的耶穌會士的科學訓練皆在羅馬，一六六六年之後，歐洲科學研究移往法國。十七世紀八〇年代擔任康熙帝欽天監監正的南懷仁，因年事已高，督促法國甄選具科學素養的耶穌會士到中國。此外，另一位比利時耶穌會士伯應理則被派到法國凡爾賽宮晉謁路易十四，並請求選派有學養、有科學訓練的耶穌會士到中國，路易十四隨即答應。

於一六八五年，路易十四選派五位法國耶穌會士，他們是洪若望、張誠、白晉、李明及劉應，被視為「國王的數學家」前往中國。這五位耶穌會士獲路易十四頒發特詔，並由法王提供薪水及攜往中國的科學儀器。這五位國王的數學家於一六八八年二月七日抵北京。當時選二位留宮中服務，三

位往各省傳教。而負責遴選留宮中的會士是由當時在中國頗有影響力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選了白晉與張誠。他們成為康熙帝與法王路易十四之間訊息傳遞的橋樑。

法王路易十四掌權前中國風尚在法國的醞釀

自十六世紀開始，在歐洲已有一



路易十四肖像 皮耶·米尼亞爾（1612-1695）畫室 油畫 高129公分 寬99公分 凡爾賽宮 ©RMN(Château de Versailles/Gérard Blot)

司由中國運抵歐洲的中國商品充斥歐洲市場，法王儲路易十三自小就有機會接觸中國文物。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樞機主教雅好藝術的收藏家，曾在他的官邸展示他豐富的珍貴收藏包括中國漆屏風、漆床以及四百多件的中國瓷器。他聘勒·默利斯克·羅斐茲藝術鑑賞家兼樞機主教經紀人，負責到世界各地找文物以充實樞機主教的收藏。黎世留曾以外交人員方式派羅斐茲駐荷蘭。羅斐茲常由阿姆斯特丹帶回中國商品。

十七世紀上半葉，中國文物集散除荷蘭阿姆斯特丹外，巴黎也是個中心，像巴黎市的聖日耳曼（Saint-Germain）及聖羅蘭（Saint-Laurent）在大型的市集時，大量供應中國瓷器與古玩。路易十四的教父馬薩林樞機主教在中國收藏部分是來自巴黎聖日耳曼市集（la foire Saint-Germain）。

這時的中國文物在法國，尤其在法國宮廷內為皇家貴族所愛好，樞機主教馬薩林更是帶動中國風潮的推動者。

雅好藝術、嗜古如命的馬薩林，



錫釉陶藍地中國庭園人物紋瓶(一對) 1670 法國 納維爾
高48.5公分 徑 21.7公分；高48.5公分 徑 21.3公分 賽佛陶瓷博物館藏
© RMN(Sèvres,Cité de la céramique) /Martine-Beck Coppola

特衛普（Antwerp）兩地可買到來自中國的商品。里斯本是每年歐洲大商展的地方；安特衛普為葡萄牙所進口的商品在西歐的一個供銷中心。後來歐洲貿易由南往北移至阿姆斯特丹。

荷蘭於一六〇二年成立東印度公司，是西歐國家中，成立東印度公司較早，也是最有組織、最具規模及政

在他豐富的收藏中，不少中國文物及中國式的文物（façon de la Chine）的收藏。在他一六四九年收藏的清冊摘要內記載：兩件中國方式製的箱櫃，黑底上滿飾螺鈿。四件瓷瓶及絲繡的中國床罩。一六五三年的清冊內記載：一系列中國家具、織品、中國紗、十五件中國錦緞以及十件完整巴黎製的中國式嗶嘰。所謂中國式（façon de la Chine）即中國文物的仿製已在法國蔚為風尚。

荷蘭人的遠東貿易尤其對中國的貿易，因一六〇二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成功地營運。中國文物到處可見，也因此為荷蘭帶來大量財富。法國在此壓力下，當時掌權的馬薩罕，在他積極推動與鼓勵下，於一六六〇年法國成立第一個中國公司（Compagnie de la Chine）。

中國風尚在樞機主教馬薩林的帶動下，在法國宮廷內逐漸流行起來。

法王路易十四與清康熙帝關係的建立

前述法王路易十四於一六八五年

府授權高的一個東印度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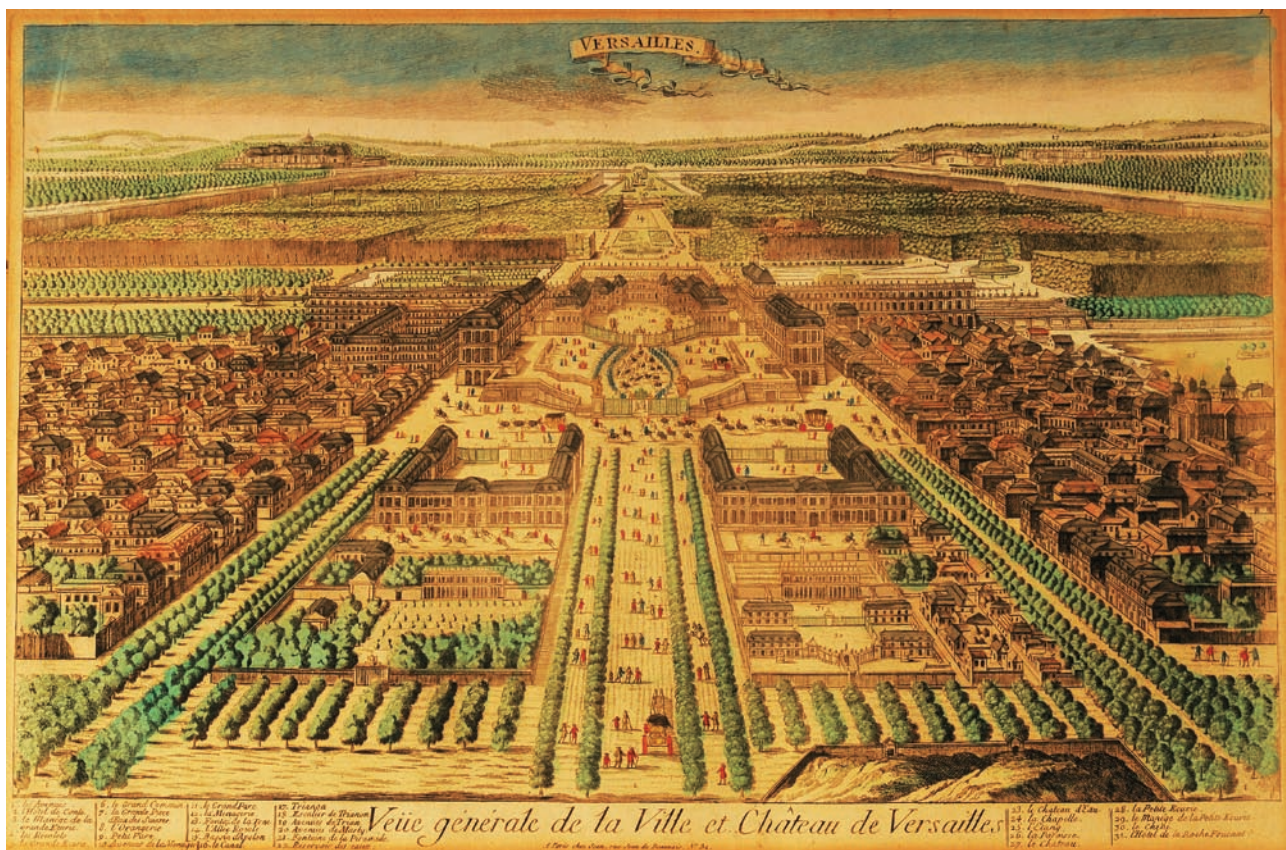
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不久即獲利驚人。該公司於一六〇四年由澳門、馬六甲運抵阿姆斯特丹大批瓷器、生絲、絲織品、金、漆器、家具、糖、地毯及其他中國產品，銷至歐洲各地，交易額近六百萬荷金幣（guilders）。同年法王亨利四世（一五八九～一六一〇）請法駐荷大使購得上等瓷器餐具。

一六〇五年法國多吉公主由荷蘭帶了一件中國工藝禮物給當時四歲的王儲路易十三，是一幅以畫有花卉及翎毛的金畫。此外，還是小孩的路易十三用來自中國的瓷碗喝湯。中國這些文物在當時連小王子都有。並且在一六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路易十三的日誌裡曾記載：「被帶到一畫廊及一商店，在那有中國文物。」一星期後，一六一〇年十二月一日又有一記載「八時被帶往畫廊，進入一商人房間，這商人拿出中國商品」。當時路易十三才九歲，就常被帶到中國古玩店，也說明十七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

派送五位「國王的數學家」往中國，並於一六八七年抵寧波，一六八八年抵達北京。在這五位法國耶穌會士中，由在中國甚具影響力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徐日昇從中選了白晉與張誠留在宮中為康熙服務，其他三位則到各省去傳教。

白晉與張誠學會滿文及中文後，與徐日昇同是康熙的老師。每天白晉與張誠必須為康熙準備滿文教案，教授的課程先是數學如幾何與代數。

康熙在接受兩年的幾何及代數的學習後，表示對歐洲的科學，尤其醫學有強烈的興趣。這時白晉與張誠開始教天文學、物理，以及人體科學。他們為讓康熙對醫學有些認識，特別為他用滿文撰寫了一些解剖學的文章（可參考頁八十～八九），更提高了康熙對西方醫學的興趣，並以自己常發燒的毛病做試驗。一六九三年因洪若望帶了奎寧給白晉與張誠，呈康熙服用並得痊癒，從此法國耶穌會士更得康熙的信任。康熙瘡疾痊癒後，被視為是種神蹟，當代法國耶穌會士功不可沒，康熙特賞賜房舍及後來的北



凡爾賽市與凡爾賽宮全景 佚名 十八世紀 長 52公分 寬34公分 版畫
朗華內博物館藏 © J. Postel - Musée Lambinet, Versailles

京北堂，並宣布派白晉回法國向法王報告中國皇帝的偉大及他所給予法國耶穌會士的特別待遇。此外，康熙也希望白晉回到法國收集有關路易十四所創設的科學、藝術等學院的建制資料，以作為在宮中建立科學與藝術學院的範本。

白晉於一六九三年七月八日帶著部分康熙為法王路易十四所準備的禮物諸如人蔘與絲綢錦緞，而將其他如中文與滿文御製書籍、全套自然史及中國醫藥圖書、瓷器交由其他耶穌會士帶回法國。

白晉於一六九七年三月抵達巴黎。同年四月三十一日法王路易十四召見白晉，並對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傳教及提供的科學與藝術的交流甚為嘉獎，同時賞賜白晉一萬法郎作為購買致贈康熙皇帝的禮物金。白晉並將其返法途中所撰寫的《白晉神父旅行日誌》送呈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不但仔細閱讀並批注。

白晉這段在法國期間（一六九三～一六九八）於一六九七年在巴黎

出版了他所撰寫的《中國皇帝歷史圖像》（Portrait historique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白晉是以呈送給法王

路易十四他親自為康熙所繪製的一幅康熙皇帝的畫像作為這本書的封面，開宗明義：「臣以誠惶誠恐之心呈給陛下一件來自東方珍貴的文物——康熙皇帝的畫像」，白晉想藉著畫像，讓法王路易十四在翻閱此書時，對康熙皇帝立即產生具體印象。此圖像有助於路易十四想像這位中國皇帝的不同之處，再經由白晉貼近康熙皇帝的深入觀察以及平實手法的描述，讓路易十四更容易建構對康熙的深層認識。

白晉自一六八八年至一六九三年，有五年的時間與康熙皇帝相處，這本書可說是白晉在五年內對康熙帝的綜合觀察所做的深入報導，舉凡康熙帝的領袖特質：好學精神、知人善任、隨機應變、弭平叛亂之才幹、關懷人民生活、生活儉樸、西學引入及借鏡法國科學與藝術制度的建立等各方面皆有詳細記述。白晉對康熙帝推崇不已，曾說：「康熙帝具備天下所有人

的優點，在全世界的君主中，康熙帝應列為第一等的英主。」

綜上，法王路易十四從白晉的著作中，已獲得對中國的瞭解，尤其對康熙有著深入認識，因此，還要求白晉於返回中國時，代為準備致贈康熙帝的禮物。可見東西兩位君主雖未能謀面，但經由白晉獲得充分交流。

白晉雖然是位神職人員，然而頗具商業頭腦，為求順利返回中國，又能讓法國於一六六四年成立的東印度公司得以在中國建立貿易關係，商得當時法國富商若望·喬登的支持，帶有某些程度的官方色彩《海神號》駛往中國。在這船上載有水晶玻璃、服裝、金銀絲綢、鐘、錶、琥珀、珊瑚、數學儀器、酒、銅器等商品。其中玻璃廣受歡迎，白晉甚至向喬登提議在廣東蓋個玻璃屋。因此，當時還安排八位玻璃工匠同往中國。他們皆會製作鏡子。此外，白晉還選了五位具有科學背景的耶穌會會士，加上一位義大利畫家聶雲龍，返回中國，後來並在清宮造辦處工作。

白晉這趟法國之行建立起清廷與法國的關係，令康熙非常高興，以致於一六九九年當《海神號》返回法國時，康熙又派另一位法國耶穌會士洪若望返回法國並再帶禮物致贈路易十四。

十七世紀末至十八世紀初，這段時間因法國耶穌會士，尤其是白晉，讓路易十四與康熙的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法王路易十四中國風尚的帶動與發展

前述因馬薩林樞機主教對中國文物的喜好，中國風尚在法國宮廷內逐漸帶動與播散。至一六六一年馬薩罕過世，二十三歲的路易十四終獲掌政權。得權後，路易十四為顯示其尊貴與顯赫的權威，於一六六一年起耗資千萬著手改建凡爾賽宮。當時來自中國的珍貴文物也用於凡爾賽宮的裝潢，一六六三年，路易十四曾引導皇太后安娜·朵特莉琪參觀凡爾賽宮時，皇太后驚訝地發現整個宮殿以路易十四最喜歡的兩種東西裝飾——精雕



特里亞農瓷宮 (Trianon) 佚名 十七世紀 高17.2公分 寬29公分 版畫
凡爾賽宮 © Château de Versailles



《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團出訪大清帝國記》插圖 約翰·尼霍夫 (1630-1672) 1665年 萊頓 36,5公分 25,5公分
巴黎 古美博物館藏 © RMN(musée Guimet, Paris) / image Guimet

細鑿的中國金銀器以及茉莉花。此外，路易十四喜歡使用中國家具或是法國工匠所仿製的中國式家具。

圍繞法王四周的這種中國用具，在當時的文獻內皆有記載。諸如盛御用藥的中國青花瓷罐，以及仿中國圖樣的法國內維爾 (Nevers) 陶罐。在凡爾賽宮還保存了一些這種中國青花瓷及中國風的陶罐。瑪利皇后 (Marie-Thérèse d'Autriche) 也有全套的中國家具。瑪利皇后逝世後，路易十四再娶曼特農夫人，她也隨著風尚，在她的凡爾賽寢宮內也使用中國漆的家具 (Vernis de la Chine)。

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的建築中亦運用了中國風。於一六六九年路易十四命法國名建築師路易·勒·沃在凡爾賽西邊一帶蒂阿農 (Trianon) 興建一座小型城堡，在城堡花園內仿中國的〈南京瓷塔〉，建造一座中國瓷屋，名為蒂阿農瓷屋 (Trianon de porcelaine)。蒂阿農瓷屋完成後，頓時，成為歐洲各國王孫貴族爭相模仿建造的對象，各式中國風格的亭台樓閣的興建蔚成風氣。

路易·勒·沃對南京瓷塔的認識

來自十七世紀六〇年代中的出版有關介紹中國的書籍的插圖所獲得。當時歐洲有兩部關於中國的出版書籍皆有插圖。一本是一六〇四年法國耶穌會士阿思那斯·柯契所撰寫的《圖象中國》 (Chine illustrée) 在羅馬出版。另一部是一六六五年間荷蘭約翰·尼霍夫 (Johan Nieuhoff) 所著《荷使初訪中國記》 (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des Provinces Unies vers l'Empereur de la Chine au grand Cam de Tartarie 1655-)，以荷、法文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此書為作者尼霍夫隨荷蘭派往中國的二位大使將沿途所見所聞詳加記錄，並還附有他的隨筆素描。這些素描也多用作《荷使初訪中國記》書內的插圖。

在尼霍夫的《荷使初訪中國記》中，他對南京瓷塔即報恩寺有非常詳盡的描述。諸如南京報恩寺內的瓷塔位置、形制、建造的材料及裝飾的方式皆有著詳細描述，並附有尼霍夫親

繪的瓷塔插圖。這瓷塔的具體形象成了中國的表徵符號，常為歐洲藝術家所引用，也成為歐洲室內設計師裝潢的靈感來源。

路易十四御用建築師路易·勒·沃在凡爾賽宮內所造的蒂阿農瓷屋的靈感亦是來自尼霍夫所描述的〈南京瓷塔〉。蒂阿農瓷屋完成後，此瓷屋成為當時歐洲貴族及富豪所嚮往擁有，仿蒂阿農瓷屋很快地在歐洲廣泛流行起來。

蒂阿農瓷屋裝飾主要以青花為主，以金黃色修飾，及許多瓷瓶裝飾，這些瓷瓶多來自內維爾的製作，質地介於瓷與陶之間。瓷屋的空間安排非常簡單，除中間大廳外，有兩間大房間：一是愛人房 (la Chambre des Amours)，另一是戴安娜房 (la Chambre de Diane)。中間大廳與兩大房皆以中國風味裝潢。使用的家具皆以中國式為主，尤其瓷器布滿整個戴安娜房。這種以瓷器，尤其青花作為室內裝飾的手法形成一種新的風潮。

蒂阿農瓷屋在當時的歐洲人視

成立東印度公司。較早的紀錄中，法國多吉公主於一六〇五年由荷蘭的佛朗特帶回中國文物送給王儲路易十三。法王路易十三的首相黎世留紅衣主教是法國馬薩林樞機主教之前的著名收藏家。黎世留樞機主教透過經紀人由荷蘭的阿姆斯特丹及葡萄牙的里斯本購買中國文物。當時法國重要收藏家所收藏的中國文物皆由荷蘭人與葡萄牙人提供。

一六六一年路易十四掌權後，即於一六六四年成立法國東印度公司。雖然東印度公司成立，因當時正著手興建凡爾賽宮，大部分經費用於建設凡爾賽宮。東印度公司因資金不足，財務拮据，一直無法有效運作與發展。

法國在貿易上，遠東的拓展為財務所困，推展有其侷限。然而傳教士在亞洲的努力耕耘卻有其實質的成效。在十七世紀，法國傳教士為法國在遠東的拓展扮演拓展者的角色。天主教是法國國教，這些天主教傳教士主要目的為向亞洲傳教，實際兼及商務的開拓。

它為神秘中國的象徵，有財力者仿建一個蒂阿濃，經濟能力較差者，則在自己住屋內裝潢一個小間，布置成像蒂阿濃瓷屋內部裝飾，牆面全以瓷板或瓷器裝飾，所謂的〈中國房間〉（Chambre chinoise）從而風行整個歐洲。

路易十四在宮廷裡，除居住環境癡迷中國風外，在宮中生活如遇嘉年華會或節慶舞會，路易十四也常以裝扮成中國人為樂，並在當時法國的上流社會裡蔚成風氣。文獻曾記載於一六九九年布格尼公爵夫人為了參加宮中舞會想打扮成中國婦女樣子，



曼特農夫人像 尚·馬利葉特(1654-1742) 高30.8公分 寬20.8公分 版畫 凡爾賽宮藏
© Château de Versailles

曾請於一六八八年與白晉一起往中國的李明神父，也是公爵夫人的告解神父為她畫中國婦女穿著打扮的樣子。一七〇〇年元月七日在馬利宮(Marty)舉行新年舞會，舞會定名為「中國皇帝」，文獻記載：「這位中國皇帝乘著大轎，由三十多個人在前做前導，樂隊奏著樂……」。

在路易十四時期，中國風尚到了一七〇〇年已發展到極致。在當時「中國」瀰漫整個法國社會，人們談話題材皆繞著「中國」及「中國人」。

結論

路易十四生於一六三八年。於一六四三年他五歲時，父親路易十三去世，路易十四繼承王位，然而，他親自掌權是直到一六六一年馬薩林樞機主教去世，這時他已二十三歲。路易十四對中國的認識來自馬薩林的影響。而當時歐洲市場，中國文物的供應大多來自葡萄牙人與荷蘭人，尤其十七世紀開始荷蘭人有組織地拓展遠東貿易，前述荷蘭早於一六〇二年已

路易十四掌權後，於一六六三年法國巴路神父為進入中國、東南亞及北越鋪路，及不受制於葡萄牙人、英國人及荷蘭人，於是在暹羅先設據點，受到暹羅王熱忱地歡迎並為法國興建華麗商館。由於巴路神父的就近觀察與調查，於一六七二年曾致函路易十四的財務大臣尚－巴蒂斯特·柯爾伯述及葡萄牙人及荷蘭人在中國貿易的情形、競爭關係以及廣州與澳門附近至少有兩百多座島嶼的地理狀況，並表示法國人不應坐失進入與中國貿易的機會。巴路神父的建言並未立即獲得法國政府的回應，直到一六八三年南懷仁派遣比利時耶穌會士伯應理返歐招募精通數學與天文學的傳教士，晉謁路易十四之後，路易十四考慮法國在中國的關係落於葡萄牙、荷蘭及英國之後，為擴大其自身在中國的影響，才會一次就派五位精通數學的耶穌會士，賦予他們巴黎皇家科學院通訊院士的頭銜，並由法王資助前往中國。

五位會士中有兩位白晉及洪若

翰皆於一六九三及一七〇〇年先後返法促成了法國〈海神號〉一六九八至一七〇〇以及一七〇〇至一七〇三年的遠航中國，致使大量的中國織品、瓷器、及漆器輸入法國，造成中國文物商品佔據整個法國市場。中國商品在法國廣泛供銷與流傳。

路易十四時期中國風尚的帶動有賴路易十四本身與王室的推動，然而最大的推手在於法國耶穌會士寄送回法國的日誌書信對中國的推介與兩趟〈海神號〉實際將中國文物商品運銷到法國所促成。其影響之深遠一直到十八、十九世紀的中國瓷器、織品、漆器及家具的仿製皆因當時的影響並且形成了一種風尚，也成就了不在法國的仿製中心如內維爾、賽佛(Sèvres)的中國瓷器仿製，以及巴黎聖安東尼區(au faubourg Saint-Antoine)所仿製的中國漆器、屏風及家具。這種仿製風尚，影響整個歐洲，即所謂的中國式(chinoiserie)的藝術風尚在歐洲普遍地流行。

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